

石上春秋

■ 段吉雄

四月的鄂西北田野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勃勃生机，金色的油菜花、粉色的泡桐花、紫红色的海棠花……当然，让人最踏实的还是那片绿色麦浪。

小时候，这个时节的某天午后，父亲会专门腾出时间找出那个藏在鸡笼后面的碌碡，把这个蛰伏了一年的大家伙推到院子中间，一点一点清扫它身上的蜘蛛网、灰尘以及鸟屎。随着扫帚的挥动，光滑的碌碡开始闪耀原始的光芒。

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呆头呆脑的碌碡，今后的两个月里，它将是村庄里最耀眼的主角之一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家这个碌碡，是孙石匠耗费十多天时间、一凿子一凿子剔出来的。在这十多天里，除了父亲每天的烟茶，母亲还变着花样给孙石匠做好吃的。隔着漫天飞扬的粉尘，我能清楚地看到孙石匠咽食时飞快游动的喉结。

“足有一两百斤，能把稻场碾得像这张饼一样平。”孙石匠一手拿着油汪汪的白面饼，一手摩挲着碌碡说。

当天中午，父亲就把碌碡拖到了稻场里，一遍又一遍地在荒废了一年的土地上滚动，把松软的虚土压得严严实实，连那碗口大小的石头都被碾成四瓣，深深地嵌进泥土里。从此刻到麦子成熟，像这样的碾压至少还要进行三四次，直到场地最后像孙石匠嘴里说的“饼一样平”、泛着光芒时才算好。

当厚厚的麦子铺到光滑的稻场上时，碌碡早就把身手练得矫健、熟练，它和老牛一样在旁边跃跃欲试，只等着父亲一声轻喝，它们便扑向那等待已久的麦子。一遍又一遍，一圈又一圈，父亲牵着牛绳，牛拖着碌碡，它们送走了太阳，迎来了月亮，在阳光和月色中一起编织着丰收的经纬。

经过一个夏季的磨砺，碌碡光滑得像抹了油，坐在上面直朝下溜。月光铺满村

庄，我们会坐在碌碡上面听大人讲月亮上的故事。或者，和小伙伴们比谁家的碌碡好看、结实。

那时候，我以为村庄外面就是世界的尽头，而这个碌碡就是一块石头所能拥有的最耀眼的模样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农耕机械取代了传统劳作，碌碡渐渐退出乡村日常，隐匿在老屋角落，慢慢被时光遗忘。

今年暮春，我在黄河边走行时，无意间撞见一件酷似碌碡的老石器，熟悉的青石质感瞬间撞入心底，尘封多年的乡土记忆，一下子翻涌开来。

那是一方沉甸甸的石墩，敦实厚重、通体素朴，有点儿像小一号的碌碡。只是它不再是农家碾场的器物，周身均匀凿出八处孔眼，牢牢系着粗壮麻绳，顶端嵌着一截磨得发亮的水握把，温润又结实。

在黄河沿岸，它被叫作“碾”。

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，碾被分成束腰碾、灯台碾、云碾、莲花碾和碌碡碾。关于碌碡碾的来历，是与乡间碌碡一脉相承。资料记载，上世纪五十年代，由于普通的碾具重量不足，难以筑牢堤防，人们便就地取材，以碌碡为雏形，捆上木架、系上绳索，改良成实用的立柱碾。原本碾麦晒场的石头，换了使命扛起大河防汛的重担。

黄河岸边，河水滔滔，河风呜呜。八名汉子围碾而立。一人居中攥紧木握把，稳住重心、把控方向，其余七名匀称分列四周，各握一根碾绳。年年与黄河抗争的汉子们，深谙打碾的门道，土压得实不实，堤筑得牢不牢，全凭众人步调一致、力道相合。

“喂呀喂，喂！喂！喂！——”一声浑厚碾号破空而起，短促嘹亮，穿过奔腾的黄河水，破风而来。

“喂，喂，喂呀！”号子响起时，众人目光紧锁石碾，双脚扎稳黄泥大地。声音尚

未落地，汉子们齐齐发力，腰背一同绷紧，麻绳瞬间绷成直线，沉重石碾应声离地，稳稳被托举至半空。

“嚎嘛来两号呀！”“喂，喂，喂呀！”号子陡然顿挫，众人同步松劲发力，石碾循着重力笔直坠落，一声沉闷浑厚的轰鸣砸落尘土，松软堤土瞬间被压实夯牢，一圈圈密纹浅嵌在地面，牢牢锁住水土。

拉上去呀！

喂喂呀，喂呀！

正月里，正月正，

嗨嗨嗨！

白白银小罗成，

嗨嗨嗨！

一十二岁打登州，

……

伴随着号子声，石碾抬升时，众人顺势放绳松劲，让百斤巨石稳稳腾起。下坠瞬间，迅速收绳攥紧，力道收发有度，一气呵成。一声声浑厚悠长的碾号，伴着石碾起落，筑牢堤岸根基；一抑一扬的平仄韵律，聚拢众人气力。

汗水顺着汉子们黝黑的面孔、健壮的臂膀滑下，砸在粗粝的河岸上。它们和石碾一起把松散的泥土牢牢夯实，让绵延的黄河大堤愈发坚固。

号要喊得亮，碾才起得高，土方压得实。领号的门道里，藏着农耕劳作的生存智慧，更沉淀着一代代治水人脚踏实地、凝心聚力的质朴匠心。

一位老号头告诉我，合格的号头就是现场的安全管理员、情绪调动员、施工引导员，不仅要有洪亮的嗓音、充沛的体力，更要善编唱词、反应灵敏、节奏感出众，做到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没有三五年实操磨砺，根本难以胜任。

就好比打夯筑堤第一遍时，土层松散虚空，需稳扎稳打。石碾一定要抬得够

高，落下才有力道，才能深扎土层、夯实基底。此时，号子就要缓慢一些，多用抒情长号，把众人的情绪调动起来，让力道瞬间凝聚，石碾顺势抬升，起落有度。待到第二、三遍夯实，则要换节奏明快的中号，唱词简短明了，可以插科打诨，让人们在欢快的气氛里舒缓劳作疲惫。

而到了收尾找平阶段，坝面已然平整坚硬。这个时候，则要改用无词短号，凭借号声快慢、声调轻重，指挥众人高处重夯、凹处轻垫，精准修整堤面。

站在黄河岸边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幅画面：宽阔的大堤上，成百上千的赤身汉子们，在此起彼伏的号子声中，把手中的碾高高抛起。那些样式迥异、形态不同的石头越过众人的头顶，顶着身上的光芒，侧身打量着咆哮的黄河。然后一个转身，疾驰砸向大地，把脚下的泥土一寸一寸夯进黄河大堤。

一块青石，见证着山河岁月。在鄂西北乡村稻场里，它连接农耕烟火，见证四时耕耘与作物的生长。在治理黄河的现场，它承载万家期许，守护山河安稳。如今，这些曾经辉煌的岁月都成为历史，打碾技艺成为黄河岸边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。绵延的黄河大堤上，码放整齐的“备防石”接过前辈的守望，列成整齐方阵，静静伫立河畔，警惕地关注着脚下的黄河。风吹河浪，岁月流转，它们静静蛰伏，以厚重的身躯，日夜守护一方水土太平。

堤岸上，一位老人坐在阳光里，手里的风筝线轴哗啦啦地转着，我走近问他风筝在哪里，他指了指远方。我问他有没有两百米，老人笑了笑，把线轴的刻度指给我看，已然超过六百米。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远眺，在黄河奔涌汇入天际的地方，一个红色小点迎风舒展，自在翱翔于大河之上。

芒种时节，布谷声声，唤醒了整片沉寂的水田。井字形的田块里，嫩绿秧苗排布得整整齐齐。老农牵着水牛缓步踱过，将田泥反复踩实，这是插秧前最后的准备。

二十年前一个闷热的午后，初三模拟考的油墨气息还萦绕在蓝白校服上，母亲便拿起斗笠扣在我头顶：“走，跟我下田插秧去。”我换下校服，满心好奇地跟着母亲走向田间。水田里早已人影攒动，远远望去，好似一个个移动的“秧架子”。大伯们俯着身子，脊背几乎贴近水面，苍老的双手分秧、递秧，动作迅捷利落，堪比飞燕掠水；玉儿姐裤管卷至大腿，肌肤早已被泥浆染成古铜色；二妈的竹筐里码满青翠秧苗，株株根须都裹着湿润的河泥。我学着众人的样子脱鞋挽裤，赤脚刚踏入田水，一股清凉便从脚底直窜头顶。软泥顺着趾缝缓缓漫上来，带着大地温润的气息，让脚底变得温热起来。

母亲递来一把秧苗，我笨拙地模仿大人的动作：左手虎口分开秧束，右手食指与中指并拢，将秧苗稳稳戳入泥中。秧苗入土的深浅，全靠指尖细微的触感把控。可我手上的秧苗一松手便歪斜斜倒在水里，仿佛在取笑我只会啃书本、记笔记。

阳光越来越烈，水田之上蒸腾起白茫茫的水汽，蛰伏的蚂蚱活跃起来。忽然，我察觉到小腿处有冰凉之物游走，低头一看，一截黑褐色的蚂蚱早已吸饱血液，身子胀得有半指多长。我吓得失声尖叫，连滚带爬冲上田埂。田间顿时响起阵阵爽朗的笑声，我心知，大家都在打趣我这个读书娃，竟被一只蚂蚱吓成这副模样。

玉儿姐连忙唤来田埂上的张叔。张叔二话不说，抬手用力拍在我的小腿上，肚腹鼓胀的蚂蚱当即脱落。伤口渗出鲜血，一阵刺痛转瞬即逝。张叔随手拾起蚂蚱，丢进腰间竹篓，篓里的灶灰立刻将它裹没。

母亲从田边扯来一把野草，嚼烂后敷在我的伤口上，一阵清凉袭来，血很快就止住了。

当我再次踏入水田，发现先前被我插得东倒西歪的秧苗，早已被人一一扶正。耳畔隐约飘来悠扬的插秧歌：“三月种秧四月青，五月看苗六月黄……”暮色四合，乡亲们的身影渐渐化作模糊剪影。自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下田插过秧。数年后，全家迁居他乡，插秧、收割的田间光景，就此成了心底遥远的旧日回忆。

秧痕

■ 陶敏

有封信寄给初夏

■ 聂辰

燕尾饱蘸墨水，只起一笔
山上的叶子就全绿了
谷雨打落花瓣，胭脂簌簌下落
不经意处，另一些事物正在升起

宣纸上，荷尖才露出水面
蜻蜓已悬停

蛙鸣不再含蓄
它们就要到高音区
熬过冬，错过春，只争这一季
我们应该敞开胸怀

月亮找到缺口，溢出的部分
在夜晚变成雾，变成蝉声归来

初夏水浅，适合赤脚渡河
我将启程，把自己微卷的色泽
叠成叶片，投进只有五月
才会开启的邮筒



半亩方塘

刘昆摄

沧浪清梦

■ 胡哲

从十竹路行至对峙河，跨过大桥，便抵达沧浪——这是一处仿佛游离在时光之外的秘境。

这里不同于依傍山脚的普通村落，更像一位安然休憩的长者，静卧在群山环抱之中，酣然沉入悠长的旧梦。连片的屋舍，便是这场幽梦的生动注脚：黑瓦衬着白墙，是岁月低吟的诗句；土坯墙上隐现的木纹，是光阴反复摩挲留下的痕迹。新建的小楼墙面白得亮眼，却毫不张扬，只悄悄立在老屋中间，像懂事的儿孙守着一种无言的传承。老街由山石铺就，节日悬挂的红灯笼仍零星点缀其间，色彩经风雨冲刷已然褪去几分鲜亮，却似一声声软絮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仿佛仍眷恋着往日人间的融融暖意。

我的脚步，不由自主被身旁青山牵引。蜿蜒山路宛若一条遗落山间的玉带，引着游人步步高。野桃花一丛丛、一簇簇绽放，粉白花瓣错落疏朗；空气中弥漫着泥土苏醒后的甘醇，还有垂柳新芽独有的温润气息。

一路上行，眼前景致豁然变换，入目尽是参天古木。树木姿态各异，有的躬身伫立，宛如垂暮老者；有的枝干舒展，形似振翅孤鹤，自带一派凛然风骨。抬眼远眺，只见一峰拔地而起，傲然俯瞰周遭群山。峰顶云雾缭绕，明媚的阳光自云隙间倾泻而下，化作道道璀璨光柱，整座山峰恍若悬浮于云海天光中的仙居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这股气势雄浑的山峦，名字的由来却饱含人间意趣。同行友人讲起一则古老

传说：千百年前，真武大帝云游天际，意欲寻觅一方清修之地。他见此山山势如龙腾飞跃，便按下云头驻足细看。不料山体竟难以承受其神力，微微晃动，真武大帝险些立足不稳，此地便得名“踉跄山”。

后来，有文人雅士取“沧浪之水清兮”的古意，将其更名为“沧浪山”。一字之改，整座山仿佛骤然有了灵气，山间缥缈云雾、淙淙山泉，皆似在呼应远古流传的清越歌谣。

我在老庙遗址旁见过一方残碑，斑驳刻痕中尚能辨认出“蒼龍老廟”四字；一处岩洞古墓的石柱上，清晰刻着“船合苍龙山，仓依白虎松”。由此推测，这座山最初的名号，定然与传说中行云布雨的苍龙渊源颇深。地名几经更迭，恰似岁月层层积淀，每一个名字背后，都封存着一段远去的过往，留待后人细细回味、遐想万千。

辞别气势磅礴的沧浪山主峰，我们来到安坪村，邂逅另一番烟火。当地村民热情好客，眉间尽显山里人特有的敦厚与爽朗。柴灶之上，土猪肉以文火慢炖至肉质酥烂，腩美却不腻口；用深山散养母鸡熬出的汤汁，色泽金黄透亮，滋味醇厚绵长；还有手工制作的魔芋豆腐，裹挟着山泉浸润的清冽气息。此情此景，不由得让人想起陆游的诗句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眼前这番热闹温馨，哪里是纸上诗句，分明就是鲜活滚烫的农家日常。

移步至村里新建的小广场，动人景象尽收眼底。巍巍青山化作天然屏风，潺潺

溪水叮咚作响，宛如天籁相伴。广场一侧，别致的蘑菇亭下，几位老人敲着鼓身斑驳的花鼓，传唱代代相传的花鼓调。唱腔苍凉悠远，仿佛自岁月深处缓缓飘来；另一侧，身着彩衣的年轻姑娘们挥舞绸扇，摆动裙袂，伴着明快的节奏跳起广场舞。现代动感的乐曲与古朴沉郁的鼓点，在山间暮色里奇妙交融，汇成一派和谐热闹的景象。这或许就是乡村振兴最富诗意的模样：并非将过往全盘推翻，而是在历史积淀的沃土之上，孕育出崭新的生机。

当晚宿留山中。夜半推窗，天地间一片浓墨般的沉静。远处松涛阵阵，如千军万马自千山万壑间呼啸奔涌，声势浩荡，却又空灵缥缈。近处，蟋蟀不知疲倦地低吟浅唱，好似为这宏大的自然交响乐上缕缕纤细的银弦。明月悄然升空，清辉如水，静静洒落在窗棂上。眼前景致，恰合王维千古名句：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。月出惊山鸟，时鸣春涧中。”

白天的沧浪山，又是另一番静谧模样。我们穿行在竹林间，空山寂寂不见人影，耳畔却隐约传来人语。那是进山采药材的乡民，说话声被浓郁的绿意过滤得柔和悠远，仿佛来自另一个天地。山间溪流更是无处不在的天籁，时而急促宛若琵琶急拨，时而舒缓恰似古琴轻弹。人的心绪在流水声中慢慢沉淀，渐渐物我两忘。

而最令我念念不忘的，还是这一脉沧浪之水。这水并非特指某一条溪流江河，而是整座沧浪山灵气的凝聚。从山巅到

谷底，百泉奔涌，万壑流瀑。当地知名的“梅花三瀑”，一沟之内三层叠落，姿态各有千秋：有的飞流直下，如千尺白练凌空，气势雄浑；有的层层漫淌，似碎玉倾泻，珠花四溅；有的潺潺缓行，像琴瑟低吟，婉转悠然。漫步在三公里长的梅花谷中，耳畔是清脆鸟鸣与不绝泉声，眼底是苍润青苔与奇崛怪石。走得倦了，便随意坐在被千年流水打磨得光滑如镜的巨石上，看清流激湍倒映天光云影，内心顿觉澄澈通透。

启程离去时，天色已近黄昏。车辆行驶在平坦的公路上，公路两旁新栽的树木长势喜人，与原生的苍松翠柏交错相依，为古朴山村平添几分鲜活生机。河岸两侧的香花刺从蓬蓬勃勃，细碎白花缀满枝头，浓郁质朴的花香扑面而来，好似沧浪山以最热忱的姿态，作最后的挽留。

我回首遥望，暮色为巍峨群山勾勒出一圈柔和的金边。青山依旧沉静肃穆地伫立着，守护着山脚下安宁的村落屋舍，也守护着这流淌千年、吟唱千年的沧浪之水。

这清兮浊兮的沧浪之水，究竟在何处呢？我想，它不只留存于古籍文字间，不只回荡在古时渔翁远去的歌声里。它藏在山间每一道飞溅的瀑沫中，藏在村落每一缕袅袅的炊烟里，藏在老人们苍凉的花鬓旁，藏在年轻人轻快的舞步中，也藏在每一位到访过客的心底。它是一场踏山而行的游历，一次静心聆听的感悟，一番默默相对的思索，是自然与人心于寂静中相逢，关于生命与本真的无声回答。

匣底的时代潮汐

■ 贺中平

前不久，我在整理老家储藏间时，找出一只老旧樟木箱。在箱底深处，我翻到一个掉漆的铁匣子。盒盖边缘磨得泛白，上面歪歪扭扭印着一行英文字母。这是外公当年珍藏的洋火柴。指尖抚过褪色的字母，我随口吟起一句打油诗：“难忘当年洋字货，火柴家用倍珍惜。”跨越大半个世纪的烟火气息，顺着匣子的纹路慢慢浸了出来。

我至今记得，儿时总爱蹲在外公的八仙桌边，看他点火抽烟。这盒洋火柴常年锁在铁匣中，平日里外公舍不得取用，唯有逢年过节，或是家中来客时，他才会小心翼翼地打开匣子，抽出一根细长的火柴梗，在盒侧磷面轻轻一划。“嚓”的一声，幽蓝的火苗骤然跃起，伴着淡淡的硫磺味。

那时村里鲜有家庭用得上洋火柴，多数人家习惯用灰烬焖住余火。再度生火时，就得慢慢刨开柴灰，再用吹火筒费力引火。邻里之间互相借火，更是当时司空见惯的景象。一根洋火柴恨不得掰成几段分次使用，就连灶膛引火，也只取用半根，余下半截便夹在灶台墙缝里，以便下次再用。外婆时常叮嘱母亲，这些带“洋”字的物件格外金贵，每一样都要省着用。这份俭省惜物的心思，藏着老一辈人对待生活最质朴的敬畏。

铁匣旁还放着半盒当年凭票供应的洋胰子。外包装纸早已脆化，稍一触碰便簌簌掉落。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：父亲用攒了半年的积蓄，买回一台14英寸黑白电视机。当晚，七八户街坊邻里齐聚家中，把小小的堂屋挤得没地方落脚。父亲一直守在电视机旁，生怕有人不小心碰歪天线，影响画面。后来，家里陆续添置了双卡录音机、双开门冰箱。冰箱刚进门时，邻居们纷纷围过来看新鲜，眼中满是好奇。

去年春节，我和姑姑视频，她说自从换上新手机，家里的液晶电视便很少开启，只有孙子回家才会打开。而我们家那台老式双开门冰箱，早已被挪到阳台杂物间。我数次联系废品回收人员，对方都嫌麻烦不愿上门。曾经人人羡慕的稀罕物件，如今已然被时代冷落。

收拾妥当，我靠在储藏间门框上稍作歇息，随手刷着手机视频。屏幕上弹出5G套餐升级广告，评论区里，不少网友期盼6G技术早日落地。这一幕让我想起前年回乡的场景：小侄子捧着我的平板电脑翻看动画片，转头问爷爷：“你们小时候没有手机，平时都玩些什么？”爷爷摸摸他的头感慨道：“我们那时候哪里敢想，日后能揣着一个盒子，就能和千里之外的人说话，还能看到世界的风景。”

握着微微发烫的手机，我忽然读懂了岁月流转间的温情。从前一根火柴也要掰开来用，并非为人吝啬，而是物资匮乏，所以人们格外懂得珍惜。如今，人们不断更新家电、数码产品，也并非不懂惜物，而是时代发展日新月异，生活面貌焕然一新。

合上铁匣子，指尖再次擦过那行褪色的英文字母。窗外梧桐叶随风摇曳，远处的信号塔伫立在夕阳下，光点微微闪烁。从洋火、洋胰子，到如今的5G智能手机；从一群人围挤着看一台小电视，到全民翘首期盼新一代通信技术，旧铁匣珍藏着旧日时光，方寸手机承载着奔赴未来的热忱。一件件旧物件的更新蜕变，清晰镌刻着国家与民族稳步向前的足迹，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踏实，处处饱含人间温情。

我心中暗暗打定主意，一定要好好保管这个铁匣子。彩电、冰箱难以留存岁月印记，我打算把几款淘汰下来的旧手机一并放入铁匣子，让这些老物件共同见证时代变迁。

